

广安方言状态形容词探究

李嘉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摘要

形容词是汉语中表达性质与状态的重要词类, 在方言中尤为丰富生动。本文以广安方言形容词为研究对象, 重点考察其状态形容词的构词类型、语法功能及语用效果。研究发现, 广安方言的状态形容词在结构上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主要表现为“飞红”“梆硬”类前加式、“哭兮兮”“神戳戳”类后加式, 以及“稀巴烂”等多音节复合形式。在语法上, 这类词主要充当谓语和补语, 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 也不用于比较结构。在语用层面, 它们不仅增强了表达的生动性与形象感, 还通过特定词缀传递出鲜明的感情色彩与口语节奏。研究表明, 广安方言形容词是西南官话语法特征与地方文化心理的重要载体, 具有独特的语言学价值。

关键词

广安方言, 四川方言, 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

A Study on Stative Adjectives in Guang'an Dialect

Jiajun Li

School of Humani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pril 2, 2026; accepted: May 18,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Abstract

Adjectiv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speech in Chinese for expressing properties and states, and they are particularly rich and vivid in dialects. This paper takes the adjectives of the Guang'an dialec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ing on the morphological types,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effects of its state adjectiv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tate adjectives in the Guang'an dialect exhibit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structu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prefixing type such as "fei hong" (very red) and "bang ying" (very hard), the suffixing type such as "ku xixi" (crying miserably) and "shen chuo chuo" (foolish), as well as multi-syllabic compound forms like "xi ba lan" (extremely

rotten). Grammatically, these words mainly function as predicates and complements, are generally not modified by degree adverbs, nor are they used i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Pragmatically, they not only enhance the vividness and imagery of expression but also convey distinct emotional color and oral rhythm through specific affixe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adjectives of the Guang'an dialect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Southwestern Mandarin and local cultural psychology, possessing unique linguistic value.

Keywords

Guang'an Dialect, Sichuan Dialect, Adjective, Stative Adjec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广安市，位于四川省东部。在语言学分区上，广安方言隶属于西南官话 - 成渝片，其语音系统整体与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相近，但在词汇、语法及具体的语言运用上，却保留了许多独具一格的地域特征。

形容词作为语言中对事物性质、状态进行描摹与刻画的核心词类，是观察一个语言系统表现力与生命力的最佳窗口。在方言体系中，形容词的构成方式、语义内涵及修辞运用往往最为生动活泼、富有趣味性。虽然四川方言所属的西南官话属于北方方言，但四川话和普通话在语法特征上却仍有不少的差异。就从形容词来讲，四川话的形容词以其丰富多彩的结构形式和特殊的表达效果，使得四川方言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亲族方言的特征。普通话将形容词分为了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性质形容词表示的是人或事物的属性，而状态形容词表示的是事物的状况或情感。例如：

性质形容词：好、美、红、臭、高、远、舒服、紧张

状态形容词：雪白、通红、飞快、绿油油、稀里糊涂

通过观察普通话的形容词分类及特点，可以看到广安方言中也有相同的表现，如下文¹。

2. 广安方言中的状态形容词分类

从音节角度来看，单音节形式的形容词多为性质形容词，如“红”、“硬”、“大”，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重点为四川方言中状态形容词的探究，因此下文对广安方言中形容词的分类主要从双音节、多音节开始。

2.1. 双音节状态形容词

广安方言中双音节形容词主要由常见的单音节词加前缀构成，但关于这些“前缀”的解释，前人说法有很多，不过，大都将这些前缀看作是“很”的意思[1]。本文主要将这些所谓的“前缀”和后面的形容词看作是一个整体，独立地构成一个形容词。如：

(1) 飞红——很红

他大热天的在外面一直跑，脸巴儿飞红。(他大热天的在外面一直跑，脸很红。)

¹笔者为四川广安人，母语为广安方言，语料主要来源于笔者自省及日常口语记录。

(2) 飞快——很快

他专门练体育的，跑起飞快哦！（他专门练体育的，跑得很快哦！）

(3) 梆硬——很硬

今天煮的饭是不是水掺少咯，梆硬。（今天煮的饭是不是水加少了，很硬。）

(4) p^haŋ⁴⁵ 臭——很臭

哪个没冲厕所，里头 p^haŋ⁴⁵ 臭！（谁没冲厕所，里面好臭啊！）

(5) 黢黑——很黑

他身上遭太阳晒得黢黑。（他身上被太阳晒得很黑。）

(6) 宣黄——很黄

河里头泥巴多，颜色cyan⁴⁵ 黄。（河里面泥巴多，颜色很黄。）

(7) 稀烂——很烂

萝卜煮得稀烂，哪们吃？（萝卜煮太烂了，怎么吃？）

(8) 锭重——很重

你包里头装的啥子哦？锭重！（你包里装了啥子啊？这么重！）

(9) 焦干——很干

今天衣服挂到太阳下面晒得焦干。（今天衣服挂在太阳下面晒得很干。）

(10) 焦湿——很湿

出去忘记带伞咯！一身打得焦湿。（出去忘记带伞了，全身都打湿了。）

这些词是广安方言中形容词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也是人们日常交际中经常使用到的，人们对以上词前者的使用显著高于后者，这使得四川话在表达上更加地生动形象。

2.2. 多音节状态形容词

2.2.1. 前加式

前加式主要是在单音节形容词前加上文所述的前缀成分和其他成分，常见成分有“x 巴……”、“x 求……”、“x 妈……”。如：

(1) 稀巴烂——很烂

他把桌子高头的碗弄落了，碗遭被打得稀巴烂。（他把桌子上的碗弄掉了，碗被打烂了）

(2) 稀求脏——很脏

一天就去泥巴里耍起，一身稀求脏。（整天就去泥巴里，玩得一身脏兮兮。）

(3) 梆求硬——很硬

今天的饭水掺少咯，饭煮得梆求硬。（今天的饭水加少了，饭煮得很硬。）

(4) 黢妈黑——很黑

你莫一天就跑到外头去，太阳晒得黢妈黑。（你别整天往外跑，太阳晒得很黑。）

2.2.2. 后加式

后加式主要是在单音节形容词后加上较为固定的词缀形式，常见成分有“x 兮兮”、“x 瓦瓦”、“x 戳戳”。部分表现和普通话中的构词类似。如：

(1) 哭兮兮——哭得很伤心

嘞娃儿遭他老汉儿打得哭兮兮的哟！（这小孩被他爸爸打得哭哭啼啼的啊！）

(2) 稀瓦瓦——很稀

今天和的面水掺多了，稀瓦瓦的。(今天和的面水加多了，太稀了。)

(3) 神戳戳——神神叨叨

你一天莫神戳戳的可不可以?(你一天到晚不要神神叨叨的可不可以?)

(4) 憨戳戳——很憨

我觉得你硬是憨戳戳的!(我觉得你真的是很笨!)

(5) 耙甩甩——很软

吃太多咯又没减肥，肚子高头的肉耙甩甩的。(吃太多没减肥，肚子上的肉软泡泡的。)

2.2.3. 中加式

中加式主要是在双音节形容词中间加上一个双音节衬词，这个衬词形式不固定。如：

(1) 黢求妈黑——很黑

你哪们进屋里不开灯哟，黢求妈黑。(你怎么进房间不开灯啊，太黑了。)

(2) 正儿八经——正经

嘞是正儿八经的事，你莫乱搞哦!(这是很正经的事，你别乱来!)

2.2.4. 重叠式

(1) 神神头头——干净利落

出门就收拾得神神头头的嘛。(出门就收拾得干净利落的呀。)

(2) 巴巴适适——舒服安逸

嘞生活过得硬是巴巴适适的啊!(这生活过得真是太舒服了啊!)

3. 广安方言中状态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广安方言中的状态形容词在句法中主要作谓语、定语和补语。

3.1. 状态形容词作谓语

相比起作定语来说，广安方言中的状态形容词作谓语是最主要的语法特征。状态形容词在作谓语时一般直接加在主语之后。如：

(1) 他脸巴儿飞红。(他脸很红。)

(2) 嘞碗饭梆硬，吃都吃不下。(这碗饭太硬了，吃都吃不下。)

(3) 把门打开通风，屋里头 p^haŋ⁴⁵ 臭!(把门打开通风，房间里太臭了!)

(4) 他身上稀求脏，不准坐到沙发上!(他身上太脏了，不准坐在沙发上!)

(5) 他一天到晚神戳戳的。(他一天到晚神叨叨的。)

3.2. 状态形容词作定语

四川方言中状态形容词作定语并没有作谓语那么普遍，虽然作定语是形容词的普遍功能，但在四川方言中并不常用，并不是常用的表达方式试比较：

(1) a 他黢黑的脸 b 他的脸黢黑

(2) a 锭重的石头 b 嘞坨石头锭重

(3) a 捞耙的米饭 b 嘞碗饭捞耙

(4) a 憨戳戳的老张 b 老张憨戳戳的

a 组虽然在语法上说得通，但比起 b 组作谓语的形式来说并不常用。

3.3. 状态形容词作补语

状态形容词在广安方言中作补语的情况和作谓语一样普遍。和普通话一样的是，四川方言中的状态形容词在作补语的时候也需要加“得”。如：

- (1) 你哪们一天把屋里搞得 p^haŋ⁴⁵ 臭? (你怎么每天都把家里弄得那么臭?)
- (2) 落雨没带伞，一身打得焦湿! (下雨了没带伞，身上全打湿了!)
- (3) 出门就收拾得撑撑头头的。(出门就得收拾得干净利落的。)

3.4. 状态形容词不受“很”的修饰

因为状态形容词前已经有表示程度高的前缀，因此词前不加“很”修饰。如：

- (1) *很飞红——很红
- (2) *很 p^haŋ⁴⁵ 臭——很臭
- (3) *很稀烂——很烂
- (4) *很黢妈黑——很黑
- (5) *很神戳戳——很神
- (6) *很巴巴适适——很巴适

3.5. 状态形容词不带补语

- (1) *梆硬得很——硬得很
- (2) *锭重得不得了——重得不得了

3.6. 状态形容词不可放在比较句中

- (1) *嘞件衣服比那件衣服焦湿——这件衣服比那件衣服湿
- (2) *你比他还憨戳戳——你比他还憨

4. 广安方言中状态形容词的语用效果

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句本身意义以外的意义，人们说话时要表达信息往往不仅限于语句本身的意义。从语用上看广安方言中的状态形容词，虽然和普通话中的“很”表达一样的意思，但感情色彩却比“很”要强烈得多，也更加地生动传神。试比较：

- (1) a 嘞个天热得我硬是脸巴儿飞红哦!
b 这个天热得我真是脸很红啊!
- (2) a 嘞个厨师煮的苞谷梆求硬，咬都咬不动。
b 这个厨师煮的玉米太硬了，咬都咬不动。
- (3) a 今天手气不好，牌打得稀烂。
b 今天手气不好，牌打得很烂。
- (4) a 我说你嘞娃儿一天硬是神戳戳的哟!
b 我说你这小孩儿一天到晚真的是神神叨叨的啊!
- (5) a 你嘞包儿里头装的是啥子哟，锭求重!
b 你这包装的是啥子啊，这么重!

很明显的是，a 句比 b 句更能表现出说话人当时那种强烈的精神状态，在表义上还带有强烈的形象色彩和生动感，而普通话的“很”、“好”、“这么”等表示程度的词都比较缺乏这样的附加色彩。

总结下来，四川方言中的状态形容词在语用表达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1) 表达生动形象的效果。四川方言中的状态形容词的一系列前缀与形容词之间其实存在一种隐含的比喻意义。如：梆硬、焦干、黢黑等，如果将这些前缀换成“很”，整个词便失去了应有的表达意义。

(2) 传达铿锵和谐的节奏感。四川人说话追求节奏感,在说话时,人们通常会人为地加上一些使得整个词或整个句子节奏更加分明的词如“巴”、“妈”、“求”等。比如“稀巴烂”、“稀求撇”、“锭求重”、“p^han⁴⁵求臭”。

5. 讨论与总结

5.1. 学界既有观点及其局限

对于广安方言中存在的“飞红”、“梆硬”类结构中的“飞”、“梆”等成分,学界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将这类成分看作是“程度副词”。如鲁科颖(2007)在对四川方言程度副词的研究中,将“飞、焦、溜、捞、稀、梆”等归入“表示程度高的副词”,认为这些成分的语义相当于普通话的“很”、“非常”[1]。王文虎(1987)在《四川方言词典》中将“飞红”、“梆硬”等作为词条收录,同时在释义中标注了“〈副〉很”,实际上也是采取了程度副词的立场[2]。第二种是将这部分看作是“前缀”,如李欢(2022)在研究南充方言时,将“梆硬”、“飞红”等词归入“词法手段中的前加式”,认为这些成分是已虚化的构词前缀,属于词法层面而非句法层面[3]。第三种则是将这部分看作是“状态形容词”,这也是本文的观点。纪国泰(2006)在对四川话形容词结构类型的分析中,将“飞红”、“梆硬”等词视为整体性的状态形容词,认为其具有完整的描写功能[4]。本文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证。

5.2. 对“程度副词”的再审视

本研究认为,将“飞、梆、焦、稀”等简单等同于程度副词,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首先,典型且常见的程度副词如“很”是可以自由修饰绝大多数性质形容词的,从而构成“很 + Adj”结构(如“很红”“很硬”“很大”“很白”)。然而,广安方言中的“飞”只能与“红”“快”等极少数形容词搭配,没有“飞白”、“飞大”这些说法,并且“梆”也基本只与“硬”组合,不能说“梆红”或“梆软”,因此这些成分在句法分布上具有一定限制,即组合范围非常有限,但这种限制在程度副词中极为罕见;其次,正如王文虎(1987)的词典,“飞红”、“梆硬”等形容词已被作为独立词条收录[2],而“很红”“很硬”在词典中并无独立地位。这意味着前者已经固化为词汇单位,而非句法层面临时组合的短语。如果“飞”仅仅是程度副词,“飞红”就应当与“很红”一样具有句法组合的性质,不应具备词条地位。词典收录的事实恰恰说明,这类结构已经发生了词汇化,应视为整体性的形容词;最后,“飞红”并非“很红”的简单同义替换。“飞”隐含着“像飞一样迅速蔓延”的动态比喻义,“梆”则带有敲击硬物时的“梆梆”音响形象感,暗示坚硬的程度如同敲击梆子。这些附加的形象色彩和感官联想是“很、非常”等纯粹程度副词所不具备的。若仅将这些成分视为程度副词,就会丢失这部分重要的语义信息。

5.3. 本文的归类依据

首先,广安方言中的“飞红”、“梆硬”、“稀巴烂”、“神戳戳”等结构,在语法功能上与普通话的状态形容词高度一致:它们主要充当谓语和补语,一般不受程度副词“很”修饰(不说“*很飞红”),也不用于比较结构。按照朱德熙(1982)对形容词的分类标准[5],这些特征正是状态形容词区别于性质形容词的关键所在。其次,这类结构具有较强的能产性。它们可以由单音节性质形容词通过添加前缀、后缀或插入中加成分等方式派生而来,形成了相对封闭而稳定的构词模式;最后,从言语交际的实际使用来看,这些结构总是以完整的形式出现在句子中,说话人一般不会将前后两部分拆开使用,如不会说“*飞的红”、“*梆的硬”。这说明它们已经固化为一个整体性的词汇单位,而非句法层面的临时组合。

5.4. 研究总结与展望

以上对广安方言状态形容词的举例只是四川话中的冰山一角,所举例子和四川其他通行西南官话的

地区存在一些共性。在四川方言中，不仅形容词可以通过一定的词法或句法手段表达出如此生动形象的特点，动词、名词等各类词性都可以以四川方言独特的词语组合方式和语法结构表达出强烈的语用效果。

虽然，四川方言中的形容词会和普通话重合，但无论是从数量、组合方式、语法特征和语用效果来说，四川方言有很多独特的特点，使得四川话具有强烈的形象色彩和动作色彩，或具有独特的附加意义，能传达出说话人一种强烈的内心情感，或是兼有表达语气的作用。总而言之，四川话的形容词无论是在表义的丰富性上，还是语法、语用上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方言魅力，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鲁科颖. 四川方言程度副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大学, 2007.
- [2] 王文虎. 四川方言词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 [3] 李欢. 四川南充方言程度范畴表达方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22.
- [4] 纪国泰. 四川话形容词的结构类型及其语法意义[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5(6): 31-32.
- [5]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